

村上朝日堂，談村上春樹

黃鈺閔/醫學94級

「村上的書是很有趣啦，可是花錢買了的話，有些可惜耶」當三名少女聚在村上春樹專櫃前，仔細討論時，我一鼓腦地抽出了新上市的《村上收音機》、《海邊的卡夫卡》，留下那三位少女目瞪口呆地望著我離去。

這樣做好像有點殘忍，當別人聚精會神討論買與不買時；我好像以行止告訴她們這樣的討論很多餘。

如果說，那一天日本的鈔票很可能會印上村上春樹的照片，這是一點也不開玩笑的事。因為日本的千圓鈔票人物是夏目漱石，而村上春樹其實是繼夏目之後日本最重要的作家；他的作品，動輒以百萬本的銷售量淹襲各個閱讀層。四十歲以下的日本人，可以說是看著村上的書長大的。甚至有人說，他是日本21世紀的諾貝爾文學獎希望。

『青春』的時代背景

村上春樹於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二日出生，雙親都是國文教師，是家中的獨生子。中學時代反抗嗜好本國文學的父母，於是開始耽讀世界文學全集，而且耽溺於聽爵士音樂。高中改以原文廣泛閱讀美國小說，並當上新聞社的總編輯。一九六八年進入早稻田大學的文學院戲劇系就讀。在他二

十歲那年，日本社會動盪不安。社會運動、鬥爭頻傳，如全共鬥運動等。其中最著名者，屬三島由紀夫率領以學生為主的私人



▲村上春樹其人

軍隊「桤之會」，闖入自衛隊的駐紮地，想喚起自衛隊群起政變的「三島事件」，不幸敗北，三島由紀夫也因此切腹自殺。

在這期間，村上春樹每天過著閱讀劇本、看電影、並開了一間爵士咖啡店的日子，在學七年才畢業，體驗了「孤立」「憂愁」「不安」「不信」等精神上的空虛。直到二十九歲，他在神宮球場，躺在外野席上(當時還沒有座位)，喝著啤酒，觀看養樂多對廣島隊的比賽時，不知怎麼湧起一股想要寫作的念頭，寫下他的新人得獎作《聽風的歌》。可以說，這是一個即將步入三十歲的人，為了滌淨過去而將它寫成一篇小說的紀念作，也開啓了他的文學創作之門。

村上的反叛

身為暢銷小說家，村上春樹也同時被批評運用了大量的物質堆砌，鼓勵消費主義，或在推崇資本主義的惡名。但是，真的是如此嗎？是否就如很多讀者所說，他的文學魅力在於他只描述而未加以批判？

在奧姆真理教95年東京地下鐵沙林毒氣事件後，他花了一年的時間，訪問了六十二位受害人，寫下紀實報告文學《地下鐵事件》。在篇後「沒有指標的惡夢」，終於談起他為何想費盡力氣進行訪問以完成這本書的原因。

對他來說，所謂的地下鐵(underground)在寓意上，除了是物理性的以外，還包含了精神性的。這個就是人的幽暗面，是你我都可能存在的幽暗意識，或者你會說：「潛意識」。

如他所言，他對沙林事件所提出的觀察是，奧姆真理教其實是某些個人因為拒絕自己被無意義地消弭，於是她們接受了麻原（教主）所說的故事（story）。很高興看見村上用了這個字眼，就當今最具批判力的後現代主義來說，就是想讓我們學習傾聽每個

瑣碎的故事，並對主流言述的故事提出質疑，找回在地、屬於每個個體的故事。

麻原以他特有的一套故事（論述體系），讓許多日本精英接受他的見解，而以宗教的方式或殉道來自我實踐。對這些精英來說，愈被社會磨難，就愈代表她的求道心堅強。於是世人覺得愚蠢的事，對她們就等於是像早期基督徒值得殉道那樣神聖的事。

「這是相當大的命題。我是小說家，正如妳所知的，所謂小說家是以說「故事」為職業的人。」《地下鐵事件-576頁》村上接著說。寫到這裡他才驚覺，長久以來，他一直想要做的事就是這個。

村上最吸引我的地方主要就是在這裡。他用文學的話語，表達了他對於資本主義這種形貌內外矛盾的不滿。他一方面以物質的描述，讓我們了解資本主義所帶來的便利；另一方面他又以主角精神的出走（包括幻想、魔幻寫實）的方式，表達人作為個體身處其中的無奈與貧乏。在這裡頭，我們不能喘氣，只能嘆息。而這樣的掙扎化為或被壓抑在內心深處，當然，他的現代都會風格功不可沒。



▲三島由紀夫於自衛隊自殺前發表演說

村上朝日堂，談村上春樹

宿命的追尋——《海邊的卡夫卡》

在完成了《地下鐵事件》、《約束的場所》這兩本報導文學作品後，村上春樹重新檢視自身，重新出發。與過去最大不同轉變之處在於，以往，在故事中總少有出口的結果；而《海邊的卡夫卡》書末，主角田村卡夫卡從出口走了出來，從異界回到現實。雖然他仍不甚明白「人活著的意義」，但是這畢竟代表了村上的一大轉變；和以往的同類型作品《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》相較，《海》結構更加完整，主角也更勇於面對個人生命出了一大步！不由得讓人期待他的下一部作品。

後記：

感謝「醫訊」的邀稿，讓我積極的再次閱讀了村上春樹大部份的作品。重新讀過，再一次受到感動；但寫完評介後，似乎一切又歸於飄渺。這是一次氣氛的感受，而非知識的獲得。他的文字魔力，點醒了我冬眠已久的感覺，帶來些許的溫暖。



▲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1995.3.20